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五千五百六

舊五代史卷一百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七

宗室列傳二

魏王承訓字德輝高祖之長子也少溫厚美姿儀高祖
尤鍾愛在晉累官至檢校司空國初授左衛上將軍高
祖將赴洛命承訓北京大內巡檢未幾詔赴闕授開封

尹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以天福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薨于府署年二十六高祖發哀于太平宮哭之大慟以至于不豫是月追封魏王歸葬于太原

陳王承勲高祖之幼子也國初授右衛大將軍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遙領興元尹俄代侯益為開封尹進位檢校太師兼侍中乾祐三年冬十一月蕭牆之亂隱帝崩軍情欲立勲為嗣時勲已病大臣及諸將請候勲起居太后令左右以卧榻昇之以見諸將就視

知勲之不能興故議立劉蕡周廣順元年春卒周太祖
下詔贈陳王

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少從軍漸至龍武小校漢祖鎮
并州為興捷軍都將領襲州刺史檢校太保國初為侍
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兼義成軍節度使尋移鎮
許州加太尉同平章事高祖寢疾大漸楊邠受密旨遣
信赴鎮信即時戒路不得奉辭雨泣而去隱帝即位加
檢校太師闕輔賊平就加侍中信性昏懦黷貨無厭喜

行酷法掌禁軍時左右有犯罪者召其妻子對之鬻割
令自食其肉或從足支解至首血流盈前而命樂對酒
無仁愍之色未嘗接延賓客在鎮日聚斂無度會高祖
山陵梓宮經由境上信率掠吏民以備迎奉百姓苦之
初聞殺楊邠史弘肇遽啓宴席集參佐賓幕令相致賀
曰我謂天無眼令我三年不能適意主上孤立幾落賊
手諸公勸我一杯可也俄蕭牆之變憂不能食尋有太
后令言立湘陰公即令其子往徐州奉迎數日陳思讓

率馬軍經過城西但領供頓不敢出城未幾澶州軍變
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驛領軍赴州巡檢鐸引軍入城
信惶惑自殺廣順初追封蔡王

湘陰公贇為徐州節度使乾祐元年八月中有雲見五
色明年冬杪有鳥翔集于鮮碧堂庭樹黃質朱喙金目
青翼紺趾玄尾有類于鳳有賓佐嘆曰野鳥入室主人
將去旬浹而不知所之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周太祖駐
軍于京師議立嗣君奉太后誥立贇為嗣傳誥之際馮

道笏墜于地左右惡之馮道至贊出郊迎常所乘馬比甚馴服至是馬蹄嚙奔逸人不可制乃以他馬代之時以為不祥將離彭城嘗一日天有白光一道自西來照城中如晝有聲如雷時人謂之天裂又有巨星墜于徐

野殷然有聲或謂之天狗後贊果廢死

案湘陰公傳原本殘闕攷于國

春秋湘陰公傳云湘陰公贊世祖子也高祖愛之以為己子乾祐元年拜武寧軍節度使二年加同平章事郭威既敗慕容彥超于北郊隱帝遇弒威入京師謂諸大臣威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威不得已見道下拜而道猶受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威意色皆沮以為大臣未有推己意又難于自立因與王峻

入白太后推擇漢嗣羣臣乃共奏曰武寧節度使贊高祖愛以為子宜立為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百官往迎道推威意不在贊直前問曰公此舉由表乎威指天為誓道既行語左右曰吾生平不作謬語人今謬語矣道見贊傳太后意召之贊行至宋州威已自澶州為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贊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威以兵七百騎衛贊崇威至宋州贊登樓問崇威所以來之意崇威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威護衛非惡意也贊召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語崇威乃登樓見贊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步兵為贊宿衛判官董喬說贊曰觀崇威瞻視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為天子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所屬士卒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太原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歸郭氏盡奪贊部下兵郭威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贊

入朝太后道乃辭贊先還贊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然贊容將賈貞等數目道欲圖之贊曰勿草草事豈出于公耶道已去宗威乃幽贊于外館殺賈貞董喬及牙內都虞侯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郭威已監國太后乃下誥曰比者樞密使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贊高祖親近立為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應分土之命贊可降授開封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贊卒以殺死五代史補郭忠恕七歲童子及第富有文學尤工篆隸嘗有人于龍山得鳥跡篆忠恕一見輒誦如宿習乾祐中湘陰鎮徐州辟為推官周祖之入京師也少主崩于北岡周主命宰相馮道迎湘陰公將立之至宋州高祖已為三軍推戴忠恕知事變乃正色責道曰今公累朝大臣誠信著于天下四方談士無賢不肖皆以為長者今一旦返作脫空漢前功業並棄令公

之心安乎道無言對忠恕因勸湘陰公殺道以奔河東
公猶豫未決遂及于禍忠恕竄迹久之晚年又好輕忽
卒以此敗生
除名配流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五

舊五代史卷一百五考證

漢宗室列傳二陳王承勳傳軍情欲立勳為嗣○案立勳為嗣疑脫承字冊府元龜引是書亦同蓋承勳在隱帝時避御名故去承字也是書仍當時實錄之舊未及改歸畫一今姑仍其舊

舊五代史卷一百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五千五百七

舊五代史卷一百六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兼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八

列傳三

王周魏州人少勇健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稍遷裨校以
戰功累歷郡守晉天福初范延光叛于魏州周從楊光
遠攻降之安重榮以鎮州叛從杜重威討平之以功授

貝州節度使歲餘移鎮涇州先是前帥張彥澤在任苛虐部民逃者五千餘戶及下車革前弊二十餘事逃民歸復賜詔褒美後歷鄧陝二鎮陽城之役周時為定州節度使大軍往來供饋無闕未幾遷鎮州節度使周稟性寬惠人庶便之開運末杜重威降于契丹引契丹主臨城諭之周泣曰受國重恩不能死戰而以兵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痛飲欲引決家人止之事不獲已乃見契丹主授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師高祖

定天下移鎮徐州加同平章事乾祐元年二月以疾卒于鎮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周性寬恕不忤物情初刺信都州城西橋敗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飭刺史之過也乃還其所沈粟出私財以修之民庶悅焉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祖海父師遂審交少讀書尤精吏道起家署北平主簿轉興唐令本府名補牙職劉守光之僭號偽署兵部尚書燕亡歸于太原莊宗知之用為諸府從事同光初趙德鈞鎮幽州朝廷以內

官馬紹宏為北面轉運使辟審交為判官王都據定州
叛朝廷命王晏球進討以審交為轉運供軍使王都平
以勞授遼州刺史明年復為北面供軍轉運使改磁州
刺史以母年高去官就養及丁內艱毀瘠過禮服闋不
出累年晉高祖踐阼范延光以魏州叛命楊光遠以總
兵討之復召審交為供饋使鄴中平命審交為三司使
授右衛大將軍六年夏出為陳州防禦使歲餘移襄州
防禦使審交治襄漢撫綏有術民庶懷之青州楊光遠

平降平盧軍為防禦州復用審交為防禦使累官至檢
校太傅時用軍之後審交矜恤撫理凋弊復蘇契丹破
晉審交以代歸蕭翰在都復用為三司使翰歸蕃李從
益在汴州召高行周武行德將委以軍事皆不受命尋
聞高祖起義于太原史弘肇在澤潞都人大懼時有燕
軍千人守捉諸門李從益母王淑妃詢于文武臣寮曰
予子母在洛孤危自處一旦為蕭翰所逼致令及此但
遣人迎請太原勿以予子母為事或曰收拾諸處守營

兵士與燕軍足以把城以俟河北救應可也妃曰非謀也我子母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衆議籍籍猶以把城為詞審交曰余燕人也今城有燕軍固合為燕謀然事機有所不可此城經敵軍破除之後民力空匱餘衆幸存若更謀之不臧閉門拒守一月之內無復遺類諸軍無言宜從太妃處分繇是從益遣使往太原貢奉高祖至汴罷使歸班隱帝嗣位用為汝州防禦使汝為近輔號為難治審交盡去煩弊無擾于民百姓歌之乾

祐二年春卒年七十四郡人聚哭柩前所列狀乞畱葬
本州界立碑起祠以時致祭本州以聞詔曰朝廷之制
皆有舊章牧守之官比無贈典其或政能殊異惠及蒸
黎生有令名沒畱遺愛褒賢獎善豈限異章可特贈太
尉吏民所請宜依故相國太師秦國公馮道聞之曰予
嘗為劉汝州僚佐知其為人廉平慈善無害之良吏也
刺遼磁治陳襄青皆稱平允不顯殊尤其理汝也又安
有異哉民之租賦不能減也徭役不能息也寒者不能

衣也餒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然而使君何有于我哉
然身死之日致黎民懷感如此者誠以不行鞭朴不行
刻剝不因公而徇私不害物以利己確然行良吏之事
薄罰宥過謹身節用安俸祿守禮分而已凡從事于斯
者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如是是以汝民咨嗟
愛慕今天下戎馬之後四方兇盜之餘杼柚空而賦歛
繁人民稀而倉廩匱謂之康泰未易輕言侯伯牧宰若
能哀矜之不至聚斂不殺無辜之民民為邦本政為民

本和平寬易卽劉君之政安足稱耶復何患不至于令
名哉道仍為著哀詞六章鑄于墓碑之陰焉

武漢球澤州人也少拳勇潞帥李嗣昭倚為親信事唐
莊宗明宗繼為禁軍裨校清泰中會晉高祖引契丹為
援與朝廷隔絕遂歸晉祖天福初授趙州刺史入為奉
國軍都指揮使出刺曹州開運初遷耀州團練使高祖
至東京授洺州刺史漢球以目疾年高辭郡帝曰廣平
小郡卿卧理有餘無以疾辭至郡末期復以目疾請代

而免乾祐二年秋卒于京師漢球雖出自行伍然長于撫理常以拊歛為戒民懷其惠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有管迥者漢球守郡日辟為判官及漢球卒于汴迥在洛州未之知一日忽謂所親曰太保遣人召我遂沐浴新衣冠無疾瞑目而終家人不知其故後數日方聞漢球卒

張瓘同州車渡村人故太原監軍使承業之猶子也承業唐書有傳唐天祐中承業佐唐武皇莊宗有功甚見

委遇瓘聞之與昆仲五人自故里奔于太原莊宗皆任用之瓘天祐十三年補麟州刺史承業治家嚴毅小過無所容恕一姪為磁州副使以其殺河西賣羊客承業立捕斬之常誠瓘等曰汝車渡村百姓劉開道下賊慣作非為今須改行若故態不除死無日矣故瓘所至不敢誅求晉天福中為密州刺史秩滿入居環衛乾祐三年夏卒于官輟視朝一日

李殷蓟州人也自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朝以偏校遞

遷歷官至檢校司徒累為郡守性沈厚所莅無苛暴之名晉少帝禦契丹于瀘淵殷典禁旅駕還授鄜州畱後俄加檢校太保開運中授定州節度使將行啓少帝曰臣之此行破敵必矣衆皆壯其言及至郡威畧無聞敵再至首納降款後隨契丹至常山常山將耶律嘉哩遣殷與契丹首領楊安同拒我師于洺水俄而安退殷以索裝馳馬遺安安既北走殷匿于丘墓獲免馳以歸我高祖嘉其首赴朝闕及魏州平以甘陵之帥乃命殷為

貝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乾祐初卒于鎮詔贈太師

劉在明幽州人少有膽氣本州節度使劉守光用為親
信出為平塞軍使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收為列校
明宗時為捧聖左廂都指揮使領和州刺史從幸汴州
至滎陽聞朱守殷叛用為前鋒至汴城率先登城賊平
授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應順初為貝州刺史明年移
趙州兼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以軍戍易州清泰末
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引軍赴團栢谷路由易州取在明

軍從及德鈞兵敗在明奔歸懷州唐末帝令與萇從簡

同守河陽晉祖至乃迎之京都事定出為單州刺史天

福中李金全以安州叛在明從李守貞攻之大破淮賊

以功授安州防禦使明年移絳州楊光遠據青州叛召

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領齊州防禦使青州平遷相

州畱後歷邢州晉州畱後

通鑑契丹入汴建雄畱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使

駱知朔知州事

高祖踐阼授幽州道行營都部署時契丹守中

山在明出師經畧契丹乃棄城而去遂授鎮州畱後乾

祐元年五月正授鎮州節度使六月以疾卒于鎮贈侍
中

馬萬澶州人也少從軍善水游唐莊宗與梁軍對壘于
河上莊宗于德勝渡夾河立南北寨會梁軍急攻南寨
于中流聯戰艦以絕援路晝夜攻城者三日寨將氏延
賞告急于莊宗莊宗隔河望敵無如之何乃召人能水
游破賊者時萬兄弟皆應募遂潛行入南寨往來者三
又助燒船艦汴軍遂退由此升為水軍小校漸典禁軍

遙領刺史累遷奉國左廂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晉天
福二年夏范延光叛于鄴牙將孫銳率兵至黎陽朝廷
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領兵渡滑州萬亦預其
行時滑州節度使符彥饒潛通鄴下殺白奉進于牙署
萬領本軍兵士將助亂會奉國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
亦以兵至諭以逆順萬不得已與順密急趨公府執彥
饒生送闕下朝廷卽以萬為滑州節度使而盧順密酬
之甚淺居無何晉高祖稍知其事卽以順密為涇州兵

馬畱後漸薄于萬萬鎮鄧州未幾罷鎮授上將軍以目疾致仕乾祐三年四月卒輟視朝一日

李彥從字士元汾州孝義人父德麟州司馬彥從少習武藝出行伍間高祖典禁軍以鄉里之舊任為親信國初用為左飛龍使檢校司空鎮州逐敵之際請兵于朝廷高祖令彥從率軍赴之乾祐初領恩州刺史趙暉討王景崇于岐下彥從為兵馬都監破川軍有功賊平授濮州刺史治有政能百姓悅之乾祐三年冬卒于郡

郭謹字守節太原晉陽人謹少從軍能騎射歷河中教練使晉天福中遷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領禹州刺史三年轉奉國左廂都指揮泗州防禦使歲餘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寧江軍節度使六年從幸鄴七年晉祖崩少帝卽位授彰德軍節度使領軍如故開運初出授鄜州二年入為左神武統軍三年復鎮麟州高祖踐阼以鄉國舊臣加檢校太尉移鎮滑臺乾祐初復授彰德軍節度使二年就加檢校太師三日入朝口食邑是歲冬

十月卒于位年六十輟視朝二日贈侍中

皇甫立代北人也唐明宗之刺代州署為牙校從歷藩鎮性純謹明宗深委信之王建立安重誨策名委質皆在立後明宗踐阼以立為忻州刺史長興末轉沼州團練使廣順初遷鄜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清泰三年春移鎮潞州未幾改華州晉天福中授左神武統軍少帝卽位歷左金吾衛上將軍累官至檢校太尉高祖定天下授特進太子太師致仕乾祐二年秋卒

白再榮本蕃部人也少從軍累遷護聖左廂指揮使晉末契丹入汴明年契丹主北去再榮從部帳至真定其年閏七月晦李筠何福進相率殺契丹帥滿達勒據甲仗庫敵勢未退筠等使人召再榮再榮端坐本營遲疑久之為軍吏所迫乃行翊日逐出滿達勒諸軍以再榮名次在諸校之右乃請權知畱後事

東都事畧李筠傳筠請馮道領節度

道曰予主奏事而已畱後事當議功臣為之以諸將之甲者為畱後

再榮貪昧無決舉止

多疑出入騎從露刃注矢諸校不相統攝互有猜貳奉

國廂主王僦懼為再榮所并乃據東門樓以兵自衛偽稱足疾不敢見再榮司天監趙延又俱與之善乃來往解釋遂無相忌之意再榮以李崧和凝攜家在彼令軍士數百人環迫崧凝以求賞給崧凝各出家財與之再榮欲害崧以利其財前磁州刺史李穀謂再榮曰公與諸將為契丹所擄凌辱萬端旦夕憂死今日衆力逐出蕃戎鎮民死者不下三千人豈獨公等之功纔得生路便擬殺一宰相他日到闕儻有所問何以為辭再榮默

然再榮又欲括率在城居民家財以給軍士李穀又譬
解之乃止其漢人曾事滿達勒者盡拘之以取其財高
祖以再榮為鎮州畱後為政貪虐難狀鎮人呼為白滿
達勒未幾移授滑州節度使冀歛誅求民不聊生乃徵
還京師周太祖入京城軍士攻再榮之第迫脅再榮盡
取財貨既軍士前啓曰某等軍健常趨事麾下一旦無
禮至此今後何顏謁見卽奮刃擊之挈其首而去後家
人以帛贖葬之

張鵬鎮州鼓城人幼為僧知書有口辨喜大言後歸俗
唐末帝為潞王時鵬往依焉及卽位用為供奉官累監
軍旅晉開運中契丹迫澶州鵬為前鋒監押奮身擊敵
被創而還其後累于邊城戍守士伍服其勇乾祐初授
鎮州副使過鄴城高行周接之甚歡鵬因言及晉朝傾
亡之事少帝任用失人藩輔之臣唯務積財富家不以
國家為意以至宗社泯滅非獨帝王之咎也行周性寬
和不以鵬言為過鵬既退行周左右謂行周曰張副使

之言蓋譏令公也行周因發怒遂奏鵬怨國訛言故朝廷降詔就誅于常山時乾祐元年七月也

史臣曰晉漢之際有以懋軍功勤王事取旌旄符竹者多矣其間有及民之惠者無幾焉如王周之間政審交之民譽蓋其優者也漢球張瓘抑又次焉是宜紀之篇以示來者其餘皆不足觀也已張鵬以一言之失遽滅其身亦足誠後代多言橫議之徒歟

舊五代史卷一百六

舊五代史卷一百六考證

漢列傳三劉審交傳服闋不出累年○案歐陽史作不
調累年

時有燕軍千人守捉諸門○千人杜重威傳作千五百
人

劉在明傳高祖踐阼授幽州道行營都部署○案通鑑
在明先為成德軍留後繼授幽州道馬步都部署與
是書前後互異

馬萬傳時滑州節度使符彥饒潛通鄴下殺白奉進於
牙署○案是書晉列傳符彥饒以忿爭殺白奉進非
潛通鄴下也此傳蓋沿實錄傳聞之誤通鑑從晉列
傳

白再榮傳本蕃部人也○案歐陽史作不知其世家何
人也

嘉哩舊作解里今改○滿達勒舊作麻答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六及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八

舊五代史卷一百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九

列傳四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父潘本田家弘肇少游俠無行拳勇健步日行二百里走及奔馬梁末每七戶出一兵弘肇在籍中後隸本州開道都選入禁軍嘗在

晉祖麾下遂留為親從及踐阼用為控鶴小校高祖鎮太原奏請從行升為牙校後置武節左右指揮以弘肇為都將遙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之初代州王暉叛以城歸契丹弘肇征之一鼓而拔尋授許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會王守恩以上黨求附契丹主命大將耿崇美率衆登太行欲取上黨高祖命弘肇以軍應援軍至潞州契丹退去翟令奇以澤州迎降會河陽武行德遣人迎弘肇遂率衆南下與行德合故高祖由蒲

陝赴洛如歸弘肇前鋒之功也弘肇嚴毅寡言部轄軍
衆有過無舍兵士所至秋毫不犯部下有指揮使嘗因
指使少不從命弘肇立搃殺之將吏股慄以至平定兩
京無敢干忤從駕征鄴迴加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兼鎮宋州高祖大漸與樞密使楊邠周太祖蘇
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居無
何河中永興鳳翔連橫謀叛關輔大擾朝廷日有徵發
羣情憂喘亦有不逞之徒妄構虛語流布京師弘肇都

轄禁軍警衛都邑專行刑殺畧無顧避無賴之輩望風
匿迹路有遺棄人不敢取然而不問事之輕重理之所
在但云有犯便處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巡司軍吏

因緣為姦嫁禍脅人不可勝紀

宋史邊歸讜傳史弘肇
怙權專殺閭里告許成

風歸讜言曰邇來有匿名書及言風聞事構害良善有
傷風化遂使貪吏得以報復私怨讒夫得以肆其虛誕
請明行條制禁遏誣罔凡顯有披論具陳姓名
其匿名書及風聞事者並望止絕論者題之時太白

畫見民有仰觀者為坊正所拘立斷其腰領又有醉民
抵忤一軍士則誣以訛言棄市其他斷舌決口斫筋折

足者僅無虛日故相李崧為部曲誣告族戮於市取其
幼女為婢自是仕宦之家畜僕隸者皆以姑息為意而
舊勲故將失勢之後為廝養輩之所脅制者徃徃有之
軍司孔目吏解暉性狡而酷凡有推劾隨意鍛鍊人有
抵軍禁者被其苦楚無不自誣以求死所都人遇之莫
敢仰視有燕人何福殷者以商販為業嘗以十四萬市
得玉枕遣家僮及商人李進賣於淮南易茗而迴家僮
無行隱福殷貨財數十萬福殷責其償不伏遂杖之未

幾家僮詣弘肇上變主契丹主之入汴也趙延壽遣福
殷齎玉枕陰遣淮南以致誠意弘肇即日遣捕福殷等
繫之解暉希旨榜掠備至福殷自誣連罪者數輩竝棄
市妻女為弘肇帳下分取之其家財籍沒弘肇不喜賓
客嘗言文入難耐輕我輩謂我輩為卒可恨可恨弘肇
所領睢陽其屬府公利委親吏楊乙就府檢校貪戾亮
橫負勢生事吏民畏之副戎已下望風展敬聚斂刻剝
無所不至月率萬緡以輸弘肇一境之內疾之如讎

東都

事畧薛居正傳漢史弘肇領侍衛親軍威震人主殘忍自恣人莫敢忤其意其部下民告民犯鹽禁法當死居正疑其不實召詰之乃其吏以私憾而誣之也逮捕吏鞠之具伏以吏抵法弘肇雖怒甚竟亦無以屈也

太祖平河中班師推功於衆以弘肇有翊衛鎮重之功言之于隱帝即授兼中書令隱帝自關西賊平之後昵近小人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甚不平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而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王帶諸伶官錦袍往謝弘肇弘肇讓之曰健兒為國戍邊忍寒冒暑未能徧有需賜爾輩何功敢當此賜

盡取袍帶還官其先戾如此周太祖有鎮鄴之命弘肇欲兼領機樞之任蘇逢吉異其議弘肇忿之翌日因竇貞固飲會貴臣悉集弘肇厲色舉爵屬周太祖曰昨晨廷論一何同異今日與弟飲此楊邠蘇逢吉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之事也何足介意俱飲醕弘肇又厲聲言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馬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雖有長槍大劍若無毛錐子贍軍財賦自何而集弘肇默然少頃而罷未幾三司使王章於

其第張酒樂時弘肇與宰相樞密使及內客省使閻晉卿等俱會酒酣為手勢令弘肇不熟其事而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弘肇曰近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妓也弘肇謂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歐逢吉逢吉策馬而去弘肇遽起索劍意欲追逢吉楊邠曰蘇公是宰相公若害之致天子何地公細思之邠泣下弘肇索馬急馳而去邠慮有非常連鑣而進送至第而還自是將相不協

如水火矣。隱帝遣王峻將酒樂於公子亭以和之。竟不能解。其後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居中用事不悅。執政又見隱帝年漸長，厭為大臣所制，嘗有忿言。業等乃乘間譖弘肇等。隱帝稍以為信。業等乃言弘肇等專權震主，終必為亂。隱帝益恐，嘗一夕聞作坊鍛甲之聲，疑外有兵仗，卒至達旦不寐。自是與業等密謀禁中，欲誅弘肇等。議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事豈可輕發耶？」更問宰臣等。李業在側曰：「先皇帝言朝廷大事，莫共措大商。」

量太后又言之隱帝怒曰閨門之內焉知國家之事拂
衣而出內客省使閻晉卿潛知其事乃詣弘肇私第將
欲告之弘肇以他事拒之不見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十
三日弘肇入朝與樞密使楊邠三司使王章同坐於廣
政殿東廡下俄有甲士數十人自內而出害弘肇等于
閻夷其族先是弘肇第數有異嘗一日於階砌隙中有
煙氣蓬勃而出禍前二日昧爽有星落於弘肇前三數
步如迸火而散俄而被誅周太祖踐阼追封鄭王以禮

葬官為立碑弘肇子德琬乾祐中授檢校司空領忠州
刺史粗讀書親儒者常不悅父之所為貢院嘗錄一學
科于省門叫譟申中書門下宰相蘇逢吉令送侍衛司
請痛笞刺面德琬聞之白父曰書生無禮有府縣御史
臺非軍務治也公卿如此蓋欲彰大人之過弘肇深以
為然即破械放之後之識者尤嘉德琬之為人焉弘肇
弟福比在滎陽別墅聞禍匿於民間周太祖即位累遷
開廐使仕皇朝歷諸衛將軍

宋史李崇矩傳史弘肇為
先鋒都校開崇矩名召署

親吏乾祐初弘肇總禁兵兼京城巡檢多殘殺軍民左右稍稍引去惟崇矩事之益謹及弘肇誅獨得免周祖與弘肇素厚善即位訪求弘肇親舊得崇矩謂之曰我與史公受漢厚恩戮力同心共獎王室為姦邪所搆史公卒罹大禍我亦僅免汝史家故吏也為我求其近屬我將恤之崇矩上其母弟福崇矩素主其家盡籍財產以付福周祖嘉之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以吏給事使府後唐租庸使孔謙即其妻之世父也謙領度支補勾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使高祖為鄴都留守用為左都押衙高祖鎮太原益加親委漢國建遷檢校太保權樞密使汴洛平正

拜樞密使檢校太傅及高祖大漸與蘇逢吉史弘肇等同受顧命輔立嗣君隱帝即位宰臣李濤上章請出邠與周太祖為藩鎮邠等泣訴於太后由是罷濤而相邠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仍兼樞密使時中書除吏太多訛謬者衆及邠居相位帝一以委之凡南衙奏事中書除命先委邠斟酌如不出邠意至於一簿一摺亦不聽從邠雖長于吏事不識大體常言為國家者但得帑藏豐盈甲兵強盛至於文章禮樂並是虛事

何足介意也平河中並加右僕射邠既專國政觸事苛
細條理煩碎前資官不得於外方居止自京師至諸州
府行人往來並須給公憑所由司求請公憑者朝夕填
咽旬日之間民情大擾行路擁塞邠乃止其事時史弘
肇恣行慘酷殺戮日衆都人士庶相目于路邠但稱弘
肇之善太后弟武德使李業求為宣徽使隱帝與太后
重違之私訪于邠邠以朝廷內使遷拜有序不可超居
遂止隱帝所愛耿夫人欲立為后邠亦以為大連夫人

卒隱帝欲以後禮葬邠又止之隱帝意不悅左右有承

間進甘言者隱帝益怒之

以下疑有闕文

邠繕甲兵實帑廩俾

國用不闕邠粗寧亦其功也

宣和書譜云邠末年留意緝紳延客門下知經

史有用乃課吏傳寫

王章大名南樂人也少為吏給事使府同光初隸樞密

院後歸本郡累職至都孔目官後唐清泰末屯駐捧聖

都虞候張令昭作亂逐節度使劉延皓自稱留後章以

本職為令昭役使末帝遣范延光討平之搜索叛黨甚

急章之妻即白文珂之女也文珂與副招討李敬周善以章為托及攻下逆城敬周匿之載于橐駝褚中竄至洛下匿于敬周之私第及末帝敗章為省職歷河陽糧料使高祖典侍衛親軍詔為都孔目官從至河東專委錢穀國初授三司使檢校太傅從征杜重威於鄴下明年高祖崩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居無何蒲雍岐三鎮畔是時契丹去汴之後國家新造物力未充章與周太祖史弘肇楊邠等盡心王室知無不為罷不

急之務惜無用之費收聚財賦專事西征軍旅所資供饋無乏及三叛平賜與之外國有餘積然以專於權利

剝下過當斂怨歸上物論非之舊制秋夏苗租民稅一斛別輸二升謂之雀鼠耗乾祐中輸一斛者別令輸二斗目之為省耗百姓苦之又官庫出納緡錢皆以八十

為陌至是民輸者如舊官給者以七十七為陌遂為常

式歸田錄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為百謂之省陌今市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民有

訴田者雖無十數戶章必命全州覆視幸其廣有苗額

以增邦賦曾未數年民力大困章與楊邠不喜儒士郡
官所請月俸皆取不堪資軍者給之謂之間雜物命所
司高估其價估定更添謂之擡估章亦不滿其意隨事
更令更添估章急于財賦峻于刑法民有犯鹽礬酒麩
之令雖絲毫滴瀝盡處極刑吏緣為姦民不堪命章與
楊邠同郡尤相親愛其獎用進拔者莫非鄉舊常輕視
文臣曰此等若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事後因
私第開宴席召賓客史弘肇蘇逢吉乘醉誼詔而罷章

自是忽忽不樂潛求外任邠與弘肇深沮其意而私第
數有怪異章愈懷憂恐乾祐三年冬與史弘肇揚邠等
遇害夷其族妻白氏禍前數月而卒無子惟一女適戶
部員外郎張貽肅羸疾踰年扶病就戮

李洪建太后母弟也事高祖為牙將高祖即位累歷軍
校遙領防禦使史弘肇等被誅以洪建為權侍衛馬步
軍都虞候及鄴兵南渡命洪建誅王殷之族洪建不即
行之但遣人監守其家仍令給饌竟免屠戮周太祖入

京城洪建被執王殷感洪建之恩累祈周太祖乞免其死不從遂殺之洪建弟業

業昆仲凡六人業處其季故太后尤憐之高祖置之麾下及即位累遷武德使出入禁中業恃太后之親稍至驕縱隱帝嗣位尤深倚愛兼掌內帑四方進貢二宮費委之出納業喜趨權利無所顧避執政大臣不敢禁詰會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太后亦令人微露風旨於執政時楊邠史弘肇等難之業由是積怨蕭牆之變自此而

作楊史既誅業權領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北郊兵敗業自取金寶懷之策馬西奔行至陝郊其節度使洪信即其長兄也不敢匿于家業將奔太原至絳州境為盜所殺盡奪而去

閻晉卿者忻州人也家世富豪少仕并門歷職至客將高祖在鎮頗見信用乾祐中歷閤門使判四方館未幾關西亂郭從義討趙思綰于京兆晉卿偏師以攻賊壘宋史李韜傳周祖征三叛韜從白文珂攻河中兵傳其城文珂夜詣周祖議犒軍留韜城下時營柵未備李守

貞乘虛來襲營中忽見火發知賊驟至惶怖夫懼客省使閻晉卿率左右數十人遇韜于月城側謂韜曰事急矣城中人悉被黃紙甲為火光所照色俱白此殊易辨奈軍士無鬪志何韜憤怒曰豈有食君祿而不為國致死耶即援稍而進軍中死士十餘輩隨韜犯賊鋒蒲有猛將躍馬持戈擬韜韜刺之洞胸而墜又連殺數十人蒲軍遂潰因擊大破之

賊平為內客省使丁父憂起復前職時宣

徽使閻晉卿以職次事望合當其任既而久稽拜命晉卿頗怨執政會李業等謀殺楊史詔晉卿謀之晉卿退詣弘肇將告其事弘肇不見晉卿憂事不果夜懸高祖御容于中堂泣禱于前遲明戎服入朝內難既作以晉

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北郊兵敗晉卿乃自殺於家
聶文進并州人少給事於高祖帳下高祖鎮太原甚見
委用職至兵馬押司官高祖入汴授樞密院承旨歷領
軍屯衛大將軍遷右領大將軍仍領舊職遇周太祖出
征稍至驕橫久未遷改深所怨望與李業輩構成變亂
史弘肇等遇害之前夕文進與同黨預作宣詔制置朝
廷之事凡闕文字並出文進之手明日難作文進默閱
兵籍徵發軍衆指揮取舍以為己任內外咨稟前後填

啗太祖在鄴被搆初謂文進不預其事驗其事迹方知
文進亂階之首也大詬詈之太祖過封丘帝次于北郊
文進告太后曰臣在此請宮中勿憂兵散之後文進召
同黨痛飲歌笑自若遲明帝遇禍文進奔竄爲軍士所
追梟其首

後贊爲飛龍使贊母本倡家也與父同郡往來其家生
贊從職四方父未嘗離郡贊既長疑其所生及爲內職
不欲父之來寓書以致其意父自郡至京師直抵其第

贊不得已而奉之乾祐末宰相楊邠侍衛親軍使史弘
肇執權贊以久次未遷頗懷怨望乃與樞密承旨聶文
進等構變及難作贊與同黨更侍帝側剖判戎事且防
間言北郊兵敗贊竄歸兗州慕容彥超執之以獻有司
鞠贊伏罪周太祖命誅之

郭允明者小名實十河東人也幼隸河東制置使范徽
柔被誅允明遂爲高祖廝養服勤既久頗得高祖之歡
心高祖鎮太原稍歷牙職及即位累遷至翰林茶酒使

兼鞍轡庫使隱帝嗣位尤見親狎每恃寵驕縱畧無禮
敬與相州節度使郭謹以同宗之故頗交結謹在鎮允
明常齎御酒以遺之不以僭上犯禁為意其他輕率悉
皆類此執政大臣頗姑息之嘗奉使荆南車服導從有
同節度使將州縣郵驛奔馳畏懾節度使高保融承迎
不暇允明潛使人步度城壁之高庫池隍之廣隘以動
荆人冀得重賄乾祐末兼飛龍使未幾與李業輩構變
楊邠等諸子允明親刃之于朝堂西廡下王章女婿戶

部員外郎張貽肅血流逆注聞者哀之及北郊之敗允明迫帝就民舍手行殺逆尋亦自殺

劉銖陝州人也少事梁邵王朱友誨為牙將晉天福中高祖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與銖有舊乃表為內職高祖出鎮并門用為左都押牙銖性慘毒好殺高祖以為勇斷類已深委遇之國初授永興軍節度使徙定汴洛移鎮青州加同平章事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銖立法深峻令行禁止吏民有過不問輕重未嘗貸免

每親事小有忤旨即令倒曳而出至數百步外方止膚體無完者每杖人遣雙杖對下謂之合歡杖或杖人如其歲數謂之隨年杖在任擅行賦斂每秋苗一畝率錢三千夏苗一畝錢二千以備公用部內畏之脅肩重迹乾祐中淄青大蝗銖下令捕蝗畧無遺漏田苗無害先是濱海郡邑皆有兩浙迴易務厚取民利自置刑禁追攝王民前後長吏利其厚賂不能禁止銖即告所部不得與吳越徵負擅行追攝浙人惕息莫敢干命朝廷懼

銖之剛戾難制因前沂州刺史郭瓊自海州用兵還過

青州遂留之即以符彥卿代銖銖即時受代

隆平集郭瓊傳云劉銖守

平盧稱疾不朝隱帝疑其叛詔瓊領兵屯青州銖將害之張宴伏兵幕下瓊無懼色銖亦不敢發瓊為言去就

禍福銖趨召

離鎮之日有私鹽數屋雜以糞穢填塞諸井以

土平之彥卿發其事以聞銖奉朝請久之每潛戟手於

史弘肇楊邠等會李業輩同誅弘肇等銖喜謂業輩曰

君等可謂僂儼兒矣尋以銖權知開封府事周太祖親

族及王峻家竝為銖所害周太祖入京城執之下獄銖

謂妻曰我則死矣君應與人為婢耳妻曰明公所為如是雅合為之周太祖遣人讓銖曰昔日與公常同事漢室寧無故人之情家屬屠滅公雖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哉公家亦有妻子還顧念否銖但稱死罪遂啟太后并一子誅之而釋其妻周太祖踐阼詔賜銖妻陝州

莊宅各一區

五代史闕文漢隱帝朝銖為開封尹周祖自鄴起兵銖盡誅周祖之家子孫婦女十

數人極其慘毒及隱帝遇害周祖以漢太后令收銖下獄使人責之銖對曰某為漢家戮叛族耳不知其他周祖怒遂殺之

史臣曰臣觀漢之亡也豈繫於天命哉蓋委用不得其人聽斷不符於理故也且如弘肇之淫刑楊邠之執政李業晉卿之設計文進允明之狂且雖使成王為君周公作相亦不能保宗社之安延歲月之命况隱帝逢吉之徒其能免乎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當乾祐之末也何斯言之驗歟惟劉銖之忍酷又安道於一死乎

舊五代史卷一百七

舊五代史卷一百七攷證

漢列傳四史弘肇傳有燕人何福殷者○案歐陽史作何福進疑訛

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十三日弘肇入朝○十一月歐陽史漢臣傳作十月吳縝纂誤云漢隱帝紀周太祖紀俱作十一月傳誤也

楊邠傳用為左都押衙○左都歐陽史作右都

李業附傳業昆仲凡六人○案昭聖太后第六人洪信

洪義宋史有傳歐陽史作昆弟七入

閻晉卿傳賊平為內客省使○案宋史李韜傳載晉卿
討賊時已為客省使是書作賊平之後始授此職與
宋史異

舊五代史卷一百七改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九

舊五代史卷一百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十

列傳五

李崧深州饒陽人父舜卿本州錄事參軍崧幼而聰敏
十餘歲為文家人竒之弱冠本府署為參軍其父嘗謂
宗人李鱗曰大醜生處形竒氣異前途應不居徒勞之

地賴吾兄誨激之大醜即崧之小字也同光初魏王繼

岌為興聖宮使兼領鎮州節鉞崧以參軍從事時推官

李堯掌書崧見其起草不工密謂掌事呂柔曰令公皇

子天下瞻望至于尺牘往來章表論列稍須文理合宜

李侍御起草未能盡善呂曰公試代為之呂得崧所作

示盧質馮道皆稱之由是擢為興聖宮巡官獨掌奏記

莊宗入洛授太常寺協律郎王師伐蜀繼岌為都統以

崧掌書記蜀平樞密使郭崇韜為宦官誣構繼岌遂殺

崇韜父子外尚未知崧白繼友曰王何為作此危事至
于不容崇韜至洛誅之未晚今縣軍五千里無咫尺書
詔便殺重臣非謀也繼友曰吾亦悔之崧召書吏三四
人登樓去梯取黃紙矯寫詔書倒使都統印發之翌日
告諸軍軍情稍定及自蜀還明宗革命任圜以宰相判
三司用崧為鹽鐵推官賜緋丁內艱歸鄉里服闋鎮帥
范延光奏署掌書記延光為樞密使拜拾遺直樞密院
遷補闕起居郎尚書郎充職如故長興未改翰林學士

清泰初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先是長興三年冬契丹入雲中朝廷欲命重將鎮太原時晉祖為六軍副使以秦王從榮不軌懇求外任深有北門之望而大臣以晉高祖方握兵柄難以議之一日明宗怒其未奏范延光趙延壽等無對退歸本院共議其事方欲以康義誠為之時崧最在下位聳立請曰朝廷重兵多在北邊須以重臣為帥以某所見非石太尉不可也會明宗令中使促之衆乃從其議翌日晉祖既受太原之命使心腹

達意于崧云壘浮圖須與合卻尖蓋感之深也及清泰末晉祖入洛崧與呂琦俱竄匿于伊闕民家旬日晉高祖召為戶部侍郎判戶部逾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桑維翰並兼樞密使維翰鎮相州未幾廢樞密院事歸中書加尚書右僕射從幸鄴丁外艱恩制起復崧上章數四懇辭其命優詔不允復上章不報崧不得已而視事晉少帝嗣位復用桑維翰為樞密使命崧兼判三司未幾代維翰為樞密使與馮玉對掌機密開運末崧

王信契丹之詐經畧瀛鄭中渡之敗露其姦謀契丹入

京師趙延壽張礪素稱崧之才契丹主善遇之以崧為

太子太師充樞密使契丹主嘗謂左右曰我破南朝只

得李崧一人而已從契丹北行留于鎮州高祖平汴洛

乃以崧之居第賜蘇逢吉第中宿藏之物皆為逢吉所

有其年秋鎮州逐滿達勒崧與馮道和凝十數人歸闕

授太子太傅崧對朝之權右謙挹承顏未嘗忤旨嘗以

宅券獻蘇逢吉不悅崧二弟嶼嶷酣酒無識與楊邠蘇

逢吉子弟杯酒之間時言及奪我居第逢吉知之

宋史
陶穀

傳李崧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崧懼移疾不出崧族子昉嘗往候崧崧語昉曰邇來朝廷于我有何議昉曰無他聞唯陶給事往往于稠人中厚誣叔父崧歎曰穀自單州判官吾取為集賢校理不數年擢掌詔命吾何負于陶氏子哉及崧遇禍昉嘗因公事詣穀穀問昉識李侍中否昉斂衽應曰遠從叔耳穀曰李氏之禍穀出力焉昉聞之汗出

有部曲葛延遇者逋李嶼船傭嶼

捷之督其所負遇有同輩李澄亦事逢吉葛延遇夜寄宿于澄家以嶼見督情告遂一夕同謀告變逢吉覽傳示史弘肇其日逢吉遣吏召崧至第從容語及葛延遇

告變之事崧以幼女為託逢吉遣吏送于侍衛獄既行
崧志曰自古未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人及為吏所鞠乃
自誣伏罪舉家遇害少長悉尸于市人士寃之

東都事
畧王溥

傳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彈書結契丹有記其詞者否
溥曰崧有此肯示人耶蘇逢吉輩陷之耳世宗遂優贈

崧崧與徐台符同學相善乾祐三年秋台符夢崧謂曰
官

予之寃橫得請于帝矣及蘇史之誅並梟首于市當崧
所誅之地未幾葛延遇李澄亦以戮死

宋史李昉傳晉
侍中崧與昉同

宗且同里時人謂崧為東李家昉為西李漢末崧被誅
至宋其子璨自蘇州常熟縣令赴調昉為訟其父寃且

言周太祖已為昭雪贈官還其田宅錄璨而官之然璨
幾五十尚淹州縣之制詔授璨著作佐郎後官至資善
大夫

蘇逢吉長安人父悅逢吉母早喪而悅鰥居旁無侍者
性嗜酒雖所飲不多然漱醪終日侘人供膳皆不稱旨
俟逢吉庖炙方肯下筯悅初仕蜀官升朝列逢吉初學
為文當代父染翰悅嘗為高祖從事甚見禮遇因從容
薦逢吉曰老夫耄矣才罷無取男逢吉粗學援毫性復
恭恪如公不以狎犬之微願令事左右高祖召見以神

精爽惠甚憐之有頃擢為賓佐凡有謀議立侍其側高祖素嚴毅及鎮太原位崇望重從事稀得謁見惟逢吉日侍左右兩使文簿堆案盈几左右不敢輒通逢吉置于懷袖俟其悅色則諮之多見其可高祖建號于太原逢吉自節度判官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車駕至汴朝廷百司庶務逢吉以為己任參決處置並出胷臆雖有當有否而事無留滯會翰林學士李濤從容侍帝言及霸府二相官秩未崇逢吉旋加吏部尚書未幾轉

左僕射監修國史從征杜重威于鄴下數乘醉抵辱周
太祖及高祖大漸與楊邠史弘肇等卧内同受顧命李
濤與逢吉論甥舅之契相得甚歡濤之入相逢吉甚有
力焉會濤上章請出兩樞密為方鎮帝怒罷濤相勒歸
私第時論疑濤承逢吉之風旨先是高祖踐阼之後逢
吉與蘇禹珪俱在中書有所除拜多違舊制用舍升降
率意任情至有自白丁而升官路由流外而除令錄者
不可勝數物論紛然高祖方倚信二相莫敢言者逢吉

尤貪財貨無所顧避求進之士稍有物力者即遣人微露風旨許以美秩及楊邠為相稍奪二蘇之權自是盡斂手而已邠每懲二蘇之失艱于除拜至于諸司補吏與門胄出身一切停罷時論以邠之蔽固亦由逢吉禹珪本不能至公于物之所致也初高祖至汴以故相馮道李崧為契丹所俘跣于真定乃以崧第賜逢吉道第賜禹珪崧于西洛有別業亦為逢吉所有及真定逐契丹崧道歸朝崧弟嶼以逢吉占據其第時出怨言未幾

崧以西京宅券獻于逢吉不悅會崧有僕夫欲誣告謀反逢吉誘致其狀即告史弘肇令逮捕其家逢吉遣直省吏召崧至第即令監至侍衛獄翌日所司以獄辭上其李嶼款招云與兄崧弟義與家僮二十人商議比至山陵發引之時同放火謀亂其告是實蓋自誣之辭也逢吉仍以筆添注二十人字為五十人封下有司盡誅崧家時人寃之歸咎于逢吉逢吉深文好殺從高祖在太原時嘗因事高祖命逢吉靜獄以祈福祐逢吉盡殺

禁囚以報及執朝政尤愛刑戮朝廷患諸處盜賊遣使捕逐逢吉自草詔意云應有賊盜其本家及四隣同保人並仰所在全族處斬或謂逢吉曰為盜者族誅猶非王法隣保同罪不亦甚乎逢吉堅以為是僅去全族二字時有鄆州捕賊使臣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良由此也逢吉性侈靡好鮮衣美食中書供膳鄙而不食私庖供饌務盡甘珍嘗于私第大張酒樂以召權貴所費千餘緡其妻武氏卒葬送甚盛班行官及外州節

制有與逢吉相款洽者皆令齎送綾羅絹帛以備縞素
失禮違度一至如此又性不拘名教繼母死不行服妻
死未周其子品授官職有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便見
諸子逢吉怒且懼他日凌弱其子息乃密白高祖誣以
他事杖殺之乾祐二年秋加守司空周太祖之將鎮鄴
也逢吉奏請落樞密使隱帝曰有前例否逢吉奏曰樞
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史弘肇曰兼帶樞密所冀諸軍
稟畏竟從弘肇之議弘肇怨逢吉之異已逢吉曰此國

家之事也且以內制外則順以外制內豈得便耶事雖不從物議多之居無何王章張飲會逢吉與史弘肇有謔言大為弘肇所構逢吉不校幾至毆擊逢吉馳馬而歸自是將相失歡逢吉欲希外任以紓弘肇之怒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日苟領一方鎮只消得史公一處分則為齏粉矣李業輩惡弘肇楊邠等逢吉知之每見業等即微以言激怒之及弘肇等被害逢吉不預其謀聞變驚駭即受宣徽權知樞密院事尋令草制正授制

入聞鄴兵至澶州乃止事急逢吉謂人曰蕭牆之變太覺匆遽主上若有一言見問必不至是矣數夕宿于金祥殿之東謂天官正王處訥曰夜來就枕未暝已見李崧在傍生人與死人相接無吉事也及周太祖自鄴至汴官軍敗于劉子陂是夕逢吉宿于七里郊與同舍痛飲醉將自刎左右止之至曙與隱帝同抵民舍遂自殺周太祖定京城與聶文進等同梟于北市釋其家族其梟首之處適當李崧寃死之地廣順初詔就西京賜其

子莊宅各一區

五代史補高祖在河東幕府闕書記朝
廷除前進士丘廷敏為之以高祖有異

志恐為所累辭疾不赴遂改蘇逢吉未幾契丹南侵高
祖仗順而起兵不血刃而天下定逢吉以佐命功自掌
書記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逾年廷敏始選授鳳翔麟遊
縣令過堂之日逢吉戲之且撫所作椅子曰合是長官
坐何故讓與鄙夫耶
廷敏遂漸悚而退

李麟唐宗屬也父洎韶州刺史伯父湯咸通中為給事
中懿宗除乳母楚國夫人聳為夏州刺史湯封還制書
詔曰朕少失所親若非楚國夫人鞠養則無朕此身雖
非朝典望卿放下仍今後不得援以為例湯乃奉詔其

諒直如此鱗少舉進士累舉不第客遊河朔稱清海軍
掌書記謁定州王處直不見禮鱗即脫綠被緋入常山
謁要人李弘規以宗姓請兄事之由是得進趙王鎔辟
為從事鎔卒復為王德明賓客德明使鱗聘于唐莊宗
鱗密疏德明之罪且言可圖之狀莊宗嘉之及常山平
以鱗為霸府支使嘗從容請于莊宗曰鱗有四子請誅
之莊宗問其故對曰此輩生于常山稟勃亂之氣不可
留也莊宗笑而止同光初授宗正卿俄兼工部侍郎常

山有唐啟運陵鱗受富民李守恭賂署為陵臺令守恭
暴橫為長吏所訴按之以聞鱗左授司農少卿削金紫
未幾出為河府副使明宗即位歷兵部戶部侍郎工部
戶部尚書長興中以與明宗有舊常貯入相之意從容
謂時相曰唐祚中興宜敦叙宗室才高者合居相位僕
雖不才曾事莊宗霸府見今上于藩邸時家代重侯累
相靖安李氏不在諸族之下論才較甄何讓衆人久寘
僕于朝行諸君安乎馮道趙鳳每怒其僭有頃鱗因淮

南細人言事乃謂樞密使安重誨曰偽吳欲歸國久矣
若朝廷先遣使諭之則旋踵而至矣重誨然之以玉帶
與細人令往淮南為信久而不反由是出鱗為兗州行
軍司馬得代歸闕復為戶部尚書尋轉兵部尚書有頃
兼判太常卿事嘗權典選部銓綜失序物論非之晉天
福中守太子少保開運中遷太子太保高祖至闕授守
司徒數月而卒時年八十八詔贈太傅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少學為儒仕鄉里為假掾劉

守光不道敏避地浮陽會戴思遠渡河而南乃從之鄉人周知裕仕梁為裨將敏往依馬知裕屢薦不調敏丐遊都邑累年唐莊宗定魏博敏聞故人馮道為霸府記室乃客于河中歲歸太原館于馮道之家監軍使張承業即署敏為巡官典監軍奏記莊宗平河洛徵為司門員外郎以家貧乏養求為興唐少尹踰年丁母喪退居鄴下會趙在禮據鄴城以敏鄉人強起令署事又為亂軍所迫敏不敢拒明年在禮鎮浮陽敏復居喪制服闋

除戶部郎中改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時敏父咸式年七十餘咸式之父年九十餘供養二尊朝夕無懈咸式以敏貴得祕書監致仕敏為兵部侍郎奉使幽州鄉里耆舊留宴盡歡馮贇為北京留守奏敏為副斌入掌樞密敏為吏部侍郎敏學術不甚長然外柔而內剛愛決斷大計清泰末從唐末帝在懷州時趙德鈞父子有異圖晉安砮旦夕憂陷末帝計無從出問計于從臣敏奏曰臣有一計請以援兵從東丹王李贊華取幽州路趨西樓

契丹主必有北顧之患末帝然之而不能用敏又謂末

帝親將李懿曰君連姻帝戚社稷之危不俟翹足安得

默默苟全耶懿因籌德鈞必破蕃軍之狀敏曰僕燕人

也諳趙德鈞之為人膽小謀拙所長者守城砦嬰壕塹

篤勵健兒耳若見大敵奮不顧身摧堅陷陣必不能矣

況名位震主姦以謀身乎僕有狂策不知濟否苟能必

行亦救寨之一術也懿請言之曰如聞駕前馬僅五千

請于其間選壯馬精甲健夫千人僕願與郎萬金二人

通鑑卽萬金為陳州刺史胡三省云萬金當時勇將也

由介休路出山夜冒敵騎

循山入大砦千騎之內得其半濟則砦無虞矣張敬達等幽閑不知朝廷援兵近遠若知大軍在團柏谷中雖鐵障亦可衝踏况敵騎乎末帝聞之曰龍敏之心極壯用之晚矣人亦以為大言然其慷慨感激皆此類也晉祖受命敏以本官判戶部遷尚書左丞丁父憂服闋復本官俄移太常卿開運中奉命使越先是朝臣將命必拜起于浙帥敏至抗揖而已識者多之使還改工部尚

書乾祐元年春疽發于背聞高祖晏駕乃扶病于私第
編素而臨後旬日卒于家時年六十三隱帝嗣位詔贈
右僕射

劉鼎字公度徐州蕭縣人祖泰蕭縣令父崇梁太祖微
時嘗傭力崇家及即位召崇用之厯殿中監商州刺史
崇之母撫梁祖有恩梁氏號為國婆徐宋之民謂崇家
為泰龍劉家鼎起家為大理評事厯尚書博士殿中侍
御史起居郎清泰中自吏部員外郎出為渾州廉判入

為刑部郎中充鹽鐵判官改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乾祐初拜諫議大夫卒年五十五鼎善交遊能談笑居家仁孝事繼母趙氏甚謹異母昆仲凡七人撫之如一性若寬易而典選曹按吏有風稜人稱為能子衮登進士第文彩道雋仕周為左拾遺直史館早卒

張允鎮州東鹿人父徵允幼學為儒仕本州為參軍張文禮之據州叛莊宗致討允隨文禮子處瑾請降于鄴不允與處瑾並繫于獄鎮冀平宥之留于鄴署本府功

曹趙在禮嬰城叛署節度推官從厯滄充二鎮書記入
為監察御史厯右補闕起居舍人充弘文館直學士水
部員外郎知制誥清泰初皇子重美為河南尹典六軍
諸衛事時朝廷選參佐以允剛介改給事中充六軍判
官尋罷職轉左散騎常侍晉天福初允以國朝頻有肆
赦乃進駁赦論曰管子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
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紀云
吳漢疾篤帝問所欲言對曰唯怨陛下無為赦耳如是

者何蓋行赦不以為恩不行赦亦不以為無恩為罰有
罪故也竊觀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
狴牢以放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訟
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啣冤啣冤者
彼何踈見捨者此何親乎如此則是致災之道非救災
之術也自此小民遇天災則喜皆相勸為惡曰國家好
行赦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即是國家教民為惡也且天
道福善禍淫若以捨為惡之人而便變災為福則又是

天助其惡民也細而救之必不然矣儻或天降之災蓋

欲警戒人主節嗜欲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不濫捨有

罪不僭殺無辜使美化行于下聖德聞于上則雖有水

旱亦不為殄矣豈以濫捨有罪而反能救其災乎彰其

德乎是知赦之不可行也明哉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

仍付史館五年遷禮部侍郎凡三典貢部改御史中丞

轉兵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契丹入京城落

職守本官

東都事畧劉溫叟傳契丹入京師溫叟懼隨契丹北徙與承旨張允求去職契丹主怒欲

黜為縣令趙延壽曰學士不稱職而求解者罷之可也得不黜乾祐初授吏部侍郎自

誅史弘肇後京城士庶連薨恐悚允每朝退即宿于相國寺僧舍及北軍入京師允匿于佛殿藻井之上墜屋而卒時年六十五子鸞仕皇朝為太常少卿

任延皓并州人也業術數風雲之事晉高祖在太原重圍時高祖最為親要延皓以本業請見高祖甚加禮遇晉天福初延皓授太原掾尋改交城文水令皆高祖慰薦之力也高祖鎮太原延皓多言外事出入無間高祖

左右皆憚之在文水聚斂財賄民欲陳訴延皓知之一日先誣告縣吏結集百姓欲劫縣庫高祖怒遣騎軍併擒縣民十數族誅之冤枉之聲聞于行路高祖即位累官至殿中監恃寵使人望而畏之雖宰輔之重任延皓視之蔑如也劉崇在河東日常切齒及魏王承訓薨歸葬太原令延皓擇葬地時有山岡僧謂劉崇曰魏王葬地不吉恐有重喪未幾高祖崩崇以僧言奏之乃配流延皓于麟州路由文水市民擲瓦毆罵甚衆吏人救之僅

免既至貶所劉崇令人殺之籍沒其家

史臣曰李崧任唐晉之兩朝聳伊臯之重望考其器業
無忝台衡會多僻之朝被慘夷之戮人之不幸天亦難
忱逢吉秉蛇虺之心竊夔龍之位殺人不忌與國俱亡
李崧之冤血未銷逢吉之梟首斯至冥報之事安可忽
諸自李麟而下凡數君子者皆踐履朝行彰施帝載國
華邦直斯焉在哉惟延皓之醜行宜乎不得其死矣

舊五代史卷一百八

舊五代史卷一百八考證

漢列傳五龍敏傳末帝親將李懿 案通鑑作前鄭州

防禦使李懿

改工部尚書 案歐陽史作遷工部侍郎

滿達勒舊作麻荅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八考證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鈞

校對官助教臣李

巖

謄錄監生臣謝

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五代史卷一百九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十

舊五代史卷一百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十一

列傳六

杜重威其先朔州人近世徙家于太原祖興振武牙將
父堆金事唐武皇為先鋒使重威少事明宗自護聖軍
校領防州刺史其妻即晉高祖妹也累封宋國大長公



主天福初命重威典禁軍遙授舒州刺史二年張從賓
構亂據汜水晉高祖遣重威與侯益率衆破之以功授
潞州節度使與楊光遠降范延光于鄴城改許州節度
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副指揮使尋加同平章事未幾
移鎮鄆州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通鑑馮道李
崧屢薦重威

之能以爲都指揮
使充隨駕御營使

及鎮州安重榮稱兵向闕命重威禦

之敗重榮于宗城重榮奔據常山重威尋拔其城斬重
榮首傳于闕下授成德軍節度使所得重榮家財及常

山公帑悉歸於己晉高祖知而不問至鎮復重斂於民

稅外加賦境內苦之

通鑑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

姓向市人之多也

少帝嗣位與契丹絕好契丹主連代晉重威

但閉壁自守部內城邑相繼破陷一境生靈受屠戮重

威任居方面未嘗以一士一騎救之每敵騎數十驅漢

人千萬過城下如入無人之境重威但登陴注目畧無

邀取之意開運元年秋加北面行營招討使二年領大

軍下秦州滿城遂城契丹主自古北口迴軍追躡王師

重威等狼狽而還至陽城為契丹所困會大風狂猛軍情憤激符彥卿張彥澤等引軍四出敵衆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曰逢得命更望子乎遂收軍馳歸常山先是重威于州內括借錢帛吏民大被其苦人情咸怨重以境內凋弊十室九空重威遂無留意連上表乞歸朝不俟報即時上路朝廷以邊上重鎮主帥擅離苟有奔衝慮失禦備然亦無如之何即以馬全節代之重威尋授鄴都留守會鎮州軍食不繼遣殿中監王欽祚就

本州和市重威私第有粟十餘萬斛遂錄之以聞朝廷
給絹數萬匹償其粟直重威大忿曰我非叛逆安得籍
沒耶三年冬晉少帝詔重威與李守貞等率師經略瀛
鄭師至瀛州城下晉騎將梁漢璋與契丹接戰漢璋死
焉重威即時迴軍次武強聞契丹主南下乃西趨鎮州
至中渡橋與契丹夾滹水而營十二月八日宋彥筠王
清等率數千人渡滹沱陣于北岸為敵所破時契丹游
軍已至樂城道路隔絕人情危蹙重威密遣人詣敵帳

潛布腹心契丹主大悅許以中原帝之重威庸暗深以
為信一日伏甲于內召諸將會告以降敵之意諸將愕
然以上將既變乃俛首聽命遂連署降表令中門使高
勳齎送敵帳軍士解甲舉聲慟哭是日有大霧起于降
軍之上契丹主使重威衣赭袍以示諸軍尋偽加守太
傅鄴都留守如故契丹主南行命重威部轄晉軍以從
既至東京駐晉軍于陳橋士伍飢凍不勝其苦重威每
出入衢路為市民所詬俛首而已契丹下令括率京城

錢帛將相公私雷同率配重威與李守貞各萬緡乃告契丹主曰臣等以十萬漢軍降于皇帝不免配借臣所不甘契丹主笑而免之尋羣盜斷澶州浮梁契丹乃遣重威歸藩明年三月契丹主北去至相州城下重威與妻石氏詣牙帳貢獻而迴高祖車駕至闕以重威為宋州節度使加守太尉重威懼閉城拒命詔高行周率兵攻討重威遣其子弘遂等告急于鎮州滿達勒乞師救援且以弘遂為質滿達勒遣蕃將楊衮赴之未幾鎮州

諸軍逐滿達勒楊衮至洺州而迴十月高祖親征車駕至鄴城之下遣給事中陳觀等齎詔入城許其歸命重威不納數日高祖親率諸軍攻其壘不克王師傷夷者

萬餘人

宋史杜漢徽傳云從高行周討杜重威于鄴城屢為流矢所中身被重創猶力戰觀者壯之

高祖駐軍數旬城中糧盡屑麩餅以給軍士吏民踰壘而出者甚衆皆無人色至是重威牙將詣行宮請降復遣節度判官王敏奉表請罪賜優詔敦勉許其如初重威即遣其子弘遂妻石氏出候高祖重威繼踵出降素

服俟罪復其衣冠賜見即日制授檢校太師守太傅兼
中書令鄴城士庶殍殍者十之六七先是契丹遣幽州
指揮使張璉以部下軍二千餘人屯鄴時亦有燕軍一
千五百人在京師會高祖至闕有上變者言燕軍謀亂
盡誅於繁臺之下咸稱其寃有逃奔於鄴者備言其事
故張璉等懼死與重威膠固守城略無叛志高祖亦悔
其前失累令宣諭許以不死璉等于城上揚言曰繁臺
之誅燕軍何罪既無生理以死為期璉一軍在圍中重

威推食解衣盡力姑息燕軍驕悍憑凌吏民子女金帛
公行豪奪及重威請命璉等邀朝廷信誓詔許璉等却
歸本土及出降盡誅璉等將數十人其什長已下放歸
幽州將出漠境剽略而去高祖遣三司使王章樞密副
使郭威錄重威部下將吏盡誅之籍其財產與重威私
帑分給將士車駕還宮高祖不豫既而大漸顧命之際
謂近臣將佐曰善防重威帝崩遂收重威重威子弘璉
弘璉弘璉誅之詔曰杜重威猶貯禍心未悛逆節梟音

不改虺性難馴昨朕小有不安罷朝數日而重威父子
潛肆兇言怨謗大朝扇惑小輩今則顯有陳告備驗姦

期既負深恩須寘極法其杜重威父子並處斬所有晉
朝公主及外親族一切如常仍與供給重威父子已誅
陳尸於通衢都人聚觀者詬罵蹴擊軍吏不能禁屍首

狼籍斯須而盡弘璉重威之子也累官至陳州刺史

平隆

集黨進幼為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奴重威愛其淳謹雖
長猶令與婢妾雜侍重威敗周祖得之以為鐵騎都虞
侯重威之後寒餓進常分
俸以給士大夫或媿焉

李守貞河陽人也少桀黠落魄事本部為牙將晉高祖

鎮河陽用為典客後移數鎮皆從之及即位累遷至客

省使天福中李金全以安州叛淮夷入寇晉高祖命馬

全節討之守貞監護其軍賊平以守貞為宣徽使少帝

即位授滑州節度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未幾改侍衛

都虞候開運元年春敵衆犯澶魏少帝幸澶州契丹主

遣將滿達勒以奇兵由鄆州馬家口濟河立柵于東岸

守貞率師自澶州馳赴之契丹大敗溺死者數千人獲

馬數百匹偏裨七十餘人有頃敵退晉少帝還京以守
貞為兗州節度使依前侍衛都虞侯五月以守貞為青
州行營都部署率兵二萬東討楊光遠命符彥卿為副
十一月光遠子承勳等乞降守貞入城害光遠于別第
光遠有孔目官吏宋顏者盡以光遠財寶名姬善馬告
於守貞得之置於帳下近例官軍克復城隍必降德音
洗滌瑕穢時樞密使桑維翰以光遠同惡數十輩潛竄
未出搜索甚急故制書久不下或有告宋顏匿于守貞

處者朝廷取而殺之守貞由是怨維翰時行營將士所給賞賜守貞盡以黠茶染木薑藥之類分給之軍中大怨乃以帛包所得物如人首級目之為守貞頭懸于樹以誚之守貞班師加同平章事以楊光遠東京第賜之守貞因取連宅軍營以廣其第大興土木治之歲餘為京師之甲行幸賜宴恩禮無比開運二年春契丹主以全軍南下前鋒至相州湯陰縣詔守貞屯滑州少帝再幸澶州以守貞為北面行營都監與招討使杜重威北

伐洎獲陽城之捷遂收軍而還四月車駕還京以守貞
為侍衛副都指揮使移鎮宋州加檢校太師三年春詔
守貞率師巡邊至衡水獲鄭州刺史趙思英而還居無
何代高行周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鎮鄆州意頗缺
望會宰臣李崧加侍中守貞謂樞密使直學士殷鵬曰
樞密何功便加正相先是桑維翰以元勳舊德為樞密
使守貞位望素處其下每憚之與李彥韜馮玉輩協力
排斥維翰竟罷樞務李崧勢分疎遠守貞得以凌蔑其

年夏契丹入邊以守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少帝開曲宴于內殿以寵其行教坊伶人獻語云天子不須憂北寇守貞面上管幽州既罷守貞有自負之色以其言誇詫于外既而率兵至定州北與契丹偏師遇斬蕃將嘉哩而還九月加兼侍中會契丹遣瀛州刺史偽降于少帝請發大軍應接朝廷信之十月詔杜重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以守貞為兵馬都監知幽州行府事先是守貞領兵再由鄴都杜重威厚加贈遺曲意承迎守貞悅

之每於帝前稱舉請委征討之柄至是守貞重威等會
兵于鄴遂趨瀛州瀛州不應貝州節度使梁漢璋為蕃
將高牟翰所敗死之王師遂還師至深州聞契丹大至
乃西趨鎮州至滹沱之中渡與敵相遇官軍營于滹水
之南未幾敵騎潛渡至藥城斷我糧路尋則王清戰死
杜重威遂與守貞歸命契丹授守貞司徒依前鄆州節
度使從契丹至汴時京輦之下契丹充斥都人士庶若
在塗炭二帥出入揚揚市人諾之略無慙色有頃河北

及京東草寇大起澶州浮橋為羣賊所斷契丹主甚恐
乃命諸帥各歸本鎮守貞遂赴汶陽高祖入汴守貞懼
而來朝授守貞太保移鎮河中居無何高祖晏駕杜重
威被誅守貞愈不自安乃潛畜異計乾祐元年三月先
致書于權臣布求保證而完城郭繕甲兵晝夜不息守
貞以漢室新造嗣君纔立自謂舉無遺策又有僧提倫
者以占術干守貞謂守貞有人君之位

通鑑浚儀人趙修已素善術數

自守貞鎮滑州署司戶參軍累從移鎮為守貞言時
命不可妄動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乃稱疾歸里
未

幾趙思綰以京兆叛遣使奉表送御衣於守貞守貞自謂天時人事合符于己乃潛給草賊令所在竊發遣兵

據潼關

宋史王繼勳傳李守貞之叛令繼勳據潼關為郭從義所破

朝廷命白文珂

常思等領兵問罪復遣樞密使郭威西征官軍初至守

貞以諸軍多曾隸於麾下自謂素得軍情坐俟扣城迎

已及軍士詬譟大失所望

宋史馬全義傳李守貞鎮河中召置帳下及守貞叛周主

討之全義每率敢死士夜出攻周祖壘多所殺傷守貞貪而無謀性多忌刻全義累為畫策皆不能用

俄

而王景崇據岐下與趙思綰遣使推奉守貞乃自號秦

王思綰景崇皆受守貞署置又遣人齎蠟彈于吳蜀契

丹以求應援

馬令南唐書朱元傳守貞以河中反漢命周太祖討之元與李平奉守貞表來乞師

未復而守貞敗

既而城中糧盡殺人為食召搃倫詰其休咎搃

倫至曰王自有天分人不能奪然分野災變俟磨滅將

盡存留一人一騎即王鵲起之際也守貞深以為信洎

攻城守貞欲發石以拒外軍礮竿子不可得無何上游

汎一筏至其木悉可為礮竿守貞以為神助又嘗因宴

會將佐守貞執弧矢遙指一虎舐掌圖曰我若有非常

之事當中虎舌引引一發中之左右拜賀守貞亦自負

焉

宋史吳虔裕傳周祖討三叛以虔裕為河中行營都監率護聖諸軍五千以往李守貞出兵五千餘設梯

橋分五路于長連城西北以禦周祖周祖令虔裕

及周

率大軍橫擊之蒲人敗守奪其梯橋殺傷大半

光遜以西砦降其勢益窘人情離散官軍攻城愈急守

貞乃潛于衙署多積薪藁為自焚之計二年七月城陷

舉家蹈火而死王師入城于煙中獲其屍斷其首函之

并獲數子二女與其黨俱獻于闕下隱帝御明德樓受

俘馘宣露布百寮稱賀禮畢以俘馘徇于都城守貞首

級臬于南市諸子并賊黨孫愿劉芮張延嗣劉仁裕僧

搃倫靖瑜張球王廷秀焦文傑安在欽等並磔于西市

餘皆斬之

五代史闕文符后先適河中節度使李守貞之子崇訓守貞嘗得術士善聽聲知人貴賤

守貞舉族悉令術士聽之獨言后大富貴當母儀天下守貞信之因曰吾婦尚為皇后吾可知也遂謀叛及城

陷后獨免周祖為世宗娶之顯德中冊為后

趙思綰魏府人也唐同光末趙在禮之據魏城也思綰

隸于帳下累從之在禮卒趙延壽籍其部曲盡付于其

子贊思綰即其首領也高祖定河洛贊自河中移京兆

尹贊以久事契丹常慮國家終不能容乃與鳳翔侯益謀引蜀兵為援又令判官李恕入朝請覲贊不待報赴闕留思綰等數百人在京兆會高祖遣王景崇等西赴鳳翔行次京兆時思綰等數百人在焉思綰等比是趙在禮御士本不刺面景崇齊藏珍既至京兆欲令文面以防逋逸景崇微露風旨思綰厲聲先請自刺以率其下景崇壯之藏珍竊言曰思綰麤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但率之同赴鳳翔朝廷聞之遣供奉官王益部

署思綰等赴闕思綰既發行至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

小太尉已入侂手吾輩至則併死矣小太尉蓋謂趙贊

也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王益至永興副使安友

規巡檢使喬守溫出迎於郊外離亭置酒思綰前曰部

下軍士已在城東安下緣家屬在城欲各將家今夜便

宿城東守溫等然之思綰等辭去與部下並無兵仗纔

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外思綰遽奪其佩劍即斬之其衆

持白挺殺守門軍士十餘人分衆守捉諸門思綰劫庫

兵以授之遂據其城時乾祐元年三月二十四日也翌

日集城中丁壯得四千餘人瀋池隍修樓櫓旬浹之間

戰守皆備尋遣人送款于河中李守貞遣使齎偽詔授

思綰晉昌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朝廷聞之命郭從義王

峻帥師伐之及攻其城王師傷者甚衆乃以長塹圍之

經年糧盡遂殺人充食思綰嘗對衆取人膽以酒吞之

告衆曰吞此至一千即膽氣無敵矣

太平廣記賊臣趙思綰自倡亂至敗

凡食人膽六十六
無不面刮而膾之

二年夏食既盡思綰計無從出時左

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寓居城中因與判官程讓能同
言于思綰曰太尉比與國家無嫌但負罪懼誅遂為急
計今朝廷三處用兵一城未下太尉若翻然效順率先
歸命以功補過庶幾無患若坐守窮城端然待斃則何

貴于智也

洛陽縉紳舊聞記趙思綰主藍田副鎮有罪已發李公肅時為環衛將兼雍耀三白渠使

雍耀莊宅使節度副使權軍府事護而脫之來謝于李
公公歸宅張夫人詰之曰趙思綰庸賤人公何以免其
過既來謝又何必見之乎曰某比不言夫人問須言之
思綰者雖賤類審觀其狀貌真亂臣賊子恨位下未有
朕跡不然除去之可也夫人曰既不能除去何妨以小
惠啖之無使銜怨自後夫人密遣人令思綰之妻來參

夫人厚以衣物賜之前後與錢物甚多及漢朝公以上將軍告老歸雍未久思綰過雍遂閉門據雍城叛衣冠之族遭塗炭者衆公全家免禍

思綰然之即令讓能為終以計勸思綰納款遂拔雍城

章表遣牙將劉成琦入朝制授思綰華州留後檢校太保以常彥卿為虢州刺史遣內臣齋官告國信賜之既受命遲留未發郭從義王峻等籌之曰狼子野心終不可用留之必貽後悔耳既而從義王峻等緩轡入城陳列步騎至牙署遣人召思綰曰太保登途不暇出祖對飲一杯便伸此別思綰至則執之遂斬于市并族其家

東都事略郭從義傳云思綰困甚從義遣人誘之佯許以華州節鉞思綰信之遂開門送款從義入城思綰謁見即遣武士執之思綰臨刑市人爭投瓦石以擊之軍吏不能

禁是日并部下叛黨新授虢州刺史常彥卿等五百餘人並誅之籍思綰家財得二十餘萬貫入于官始思綰入城丁口僅十餘萬及開城惟餘萬人而已其餓殍之數可知矣

舊五代史卷一百九

舊五代史卷一百九考證

漢列傳五杜重威傳遣給事中陳觀等 陳觀歐陽史

避私諱作陳同

趙思綰傳即令讓能為表章遣牙將劉成琦入朝 案

宋史郭從義傳作從義繫書矢上射入城中說思綰
令降與是書異

并部下叛黨新授虢州刺史常彥卿等五百餘人並誅
案宋史郭從義傳作三百餘人

滿達勒舊作麻答今改
嘉哩舊作解里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九考證